

《軌跡》

火車沿著鐵路行駛就駛到了盡頭，那是在海濱公園的岸邊，卑南溪的出海口，面朝太平洋，舊的台東港。

昔年鐵道運糖，以台東糖廠所在的馬蘭站為起點向外散去，行經之處留下的甜，讓螞蟻把臺東網了起來，爬滿整個臺東。從糖廠發車途經臺東女中後，壓著四維路往太平洋的方向前行，那是鐵道其中一個支線的終點—台東港（卑南港）。東部海岸並不是天然良港，由於台東港的海岸線平直，港灣不深，大船無法停泊岸邊，因此，貨物只能靠小舢舨來接駁：從日本來的船停在離岸較遠的海上，藉著港邊的小舢舨，拉載著貨物到達外海，接收到貨物的日船，再順著黑潮回到日本。

二戰後，這些足跡便一一消失，台東港被富岡漁港所取代，附近的鐵道也被掩沒，關於它的歷史已經漫漶，鐵路似是模糊的呢喃，斷斷續續、交錯不清，一字一句的拼湊出各個不一的故事：說東女前的鐵道是被美國軍轟炸掉的；也說那是日本為了蓋神風特攻隊的飛機跑道，自己拆了。這段歷史正如下在臺灣的雨，快速的隨著河流進入大海，消失在這片土地上。

台東糖廠運貨是用黑色的木造篷車，或稱五分仔車，隨著時代推演，糖業市場越來越小，五分仔車也越來越少，直至現在已然成為遊客的玩物，過去的風光與曩昔的糖廠一同下葬，封存在不屬於它的倉庫。在製糖的減少與運輸發展下，臺東鐵路上漸漸出現了載客火車，與運糖的車使用的是同一條鐵道，甘蔗變成旅客，田野變成平房，需求變多，火車班次也隨之變多，火車打破清晨的安寧也扼殺了晚間的寂靜。住在鐵道旁的一位張老師說：「火車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，它行駛經過住家雖然有些吵，但也習慣了，停駛後反而覺得少了些什麼。」

張老師住在瑪蘭站與台東站往返的路上，也就是現在的山海鐵馬道附近，一家三姊妹常在鐵道上嬉戲。初期的火車速度緩慢，鐵道周圍沒有圍欄，兩側幾乎都是雜草叢生的荒地或甘蔗田，沒有資訊科技的年代，孩子就在鐵道與田野間穿梭。張老師回憶童年：當時她們會在鐵道上玩石頭，把石頭堆放在鐵軌上。有一次，張家三姊妹在鐵道上玩的太過盡興，差點被火車給撞上，火車停在跟前，車長跳下車呼喊道「這是誰家小孩？」這幕還清晰的刻在張老師父母的記憶裡。老師也會獨自沿著鐵軌從市區往馬蘭站的方向走去，踢著石子尋找外婆的身影，這是一條不會迷路、直達外婆懷抱的鐵路。一整路兩旁設有小小的木造平台，不是供人休憩，而是躲避，預防在鐵道上的行人遇見迎面而來的火車閃躲不及。



鐵道、荒地與木造平台
圖片由張老師提供

張老師從小就開始學習繪畫，鐵路與火車陪伴著漫漫時光，偶爾也幫它們畫幾幅肖像，筆尖與畫紙橫豎著交錯出一幕幕童年。火車載著滿車的貨物往港口開去，偶爾從車上掉下一兩根甘蔗，本以為會有孩子跟在火車後頭，等著火車經過一段崎嶇的路會留下些禮物，但後來才知道，即是掉下了甘蔗也不能隨意撿拾，因為那是國家的財產。而長大後的張老師結了婚，也選在退役的鐵道旁買間房，**2001** 那年因為市區發展、火車調度不便，舊站停駛，鐵道上再也看不見火車的身影，閒置了幾年，考量轉型和產業趨勢，地方政府規劃鐵道鋪上木板，改造成步道，而過去吵鬧的景象轉變成如今的靜謐，也變成居民的後花園。**2022** 這年，因為維修不易、市民安全等原因，馬蘭站附近的步道被拆，鋪上黑麻麻的瀝青，路變得平穩但再也看不見過去的足跡，懷舊的氣息也被柏油給覆蓋。在都市發展與歷史記憶之間做抉擇，是殘忍卻無法避免的歷程。鐵路在過去連接台東的經濟和交通，更是許多台東人過去生活的回憶，不只是張老師，居民們面對「全新」的鐵道，也隱隱透露了惋惜和不捨。



山海鐵馬道
台東站到馬蘭站的鐵道



鋪上柏油的馬蘭站鐵道

鐵道在台東這片土地上鑿下痕跡，它記錄著，從最初糖廠建立，擔起貨運的角色，二戰時受到戰火波及，再到運客火車出現，背負起台東與外地聯絡、遊子追夢與回到家鄉懷抱的重臣，軌跡踏片整個台東，火車駛入每人心中，它的歷史也許沒能被完完整整保存下來，但「它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了。」是許多附近居民在分享童年故事時共同的一句話，過去的風光，或多或少，保存於每個小人物的每個小故事中，等待著不同世代的人，把它給串聯。

/ 這是一條不會迷路，直達外婆懷抱的鐵路 /

現在的鐵道藝術村是過去的台東站，早期鐵路運糖和後期載客往返各地皆與它有關，台東站廢站之後，這條路上的鐵道記憶，也被埋藏在由鐵道改建的木棧道之下.....

張老師從小就生活在鐵道旁，住在馬蘭站與台東站往來的必經路上，她見證著五分仔車逐漸轉變成載客火車、運輸甘蔗變成乘載旅客的過程。依稀記得當時在台東平原上，仍能看見五分仔車運貨的聲影，往來頻繁、嘈雜的火車聲響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當時火車不單只運送甘蔗、鳳梨，甚至還有摩托車！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載客火車，平快車，在鐵道上的身影逐漸頻繁，也因為經濟重心與產業的轉移，糖業和五分仔車正式走入台東人的回憶。

老師回憶童年，幼稚園時，張家三姊妹常在鐵道上玩石頭，因為早期的火車行駛速度很緩慢，周圍又沒有圍欄，孩子們就盡情地穿梭在鐵道與兩側的田野之中，跨著田埂可到太平溪抓魚、蝦、玩水。雖說不會擔心被火車撞著，但有次玩的太過盡興，沒注意到火車迎面駛來，直到車長跳下來大聲喊道：「這是誰家的孩子？怎麼在這裡玩！」才發現車已經開到離自己不遠的地方。

張老師的外婆家在關山，幼稚園時為了去外婆家玩，會獨自搭車到月美站，當時老師的媽媽只是把她載到台東車站，在站口託付給個也要搭車的學生「快到月美站時提醒她一下！」老師就這樣踏上前往外婆家的旅程。而外婆有時也會到台東市來，她遠從關山，提著一筐一筐的蔬果在馬蘭站下車，這時老師會沿著鐵道，踢著石子往馬蘭站走去尋找外婆的身影，再帶著蔬果和外婆一同漫步回家。當時的鐵道兩旁皆設置小小的木製平台，避免在鐵道上行走的人，碰巧遇見行駛而來的火車，沒地方躲閃。

鐵路漫漫，載著童年記憶駛向遠方。張老師從小學習繪畫，台東的山海和田野間的火車在筆尖與畫紙的橫豎交錯下留存，勾勒出一幕幕寶桑人的年華。**2001** 那年因為市區發展、火車調度不便，台東舊站停駛，市區與過往的鐵道上再也看不見火車的身影，**2022** 這年，恰逢台東舊站 **100** 年，相關單位在舊站舉辦特展，讓許多人回味重前也讓許多人了解過往。「火車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，它行駛經過住家雖然有些吵，但也習慣了，停駛後反而覺得少了些什麼。」張老師說到。鐵道，運輸的不只有貨物和旅客，更是每一位遊子，每一位寶桑人的青春記憶與念想。

註：台東舊稱寶桑

